

有子CALL我

(京)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 马朝阳

封面设计: 唐伟杰

责任校对: 李 嵩

责任印制: 贾爱荣

当代中国畅销小说精品文库

有事 Call 我

新闻小说选萃

李复威 主编

孟 涛 选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50 千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100

ISBN7-303-03244-4/I·379

定价: 8.80 元

李复威

近年来,改革开放大潮的迅猛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渐繁荣,将我们一向视为神圣、高雅的文学事业抛到了一个陌生的、尴尬的位置之上。文学必须到市场的特定天地中展现自己、相互竞争,在广大读者的认同和喜爱中取得生存权和发展权,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

其实,这种情态形成的本身就蕴涵着一个极为朴素的道理:文学创作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没有读者就没有文学的生命。读者群的大小、读者的取舍好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创作的兴衰荣枯。

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文学作品的滞销与畅销问题受到了文学界、出版界以及整个社会的强烈关注。

无庸否认,畅销并不是文学的全部价值。短暂的轰动效应并不能预示作品持久的活力。读者的喜好中往往有着其它的复杂的、微妙的因素。一些畅销作品中还存在这样的或那样的不良倾向……然而,我们不能不正视我国具体的国情,不能不正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习惯,不能不正视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

高与文学普及的密切关系，不能不正视文学出版事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方针，不能不正视文学的娱乐、消闲功能的日益增强。这一切使我们清醒地看到，文学作品的畅销与否是当前我们不可回避的、紧迫的重要课题。

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宗旨。

畅销小说，顾名思义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广大读者争相购阅的作品。从我国当前读者的文化层次和欣赏水平考察，多数畅销小说无疑具有大众化、通俗化的倾向。它们往往具有追踪热点、题材时髦，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形式活泼、可读性强，语言清畅、适应面广的突出特点。畅销小说的这些优势和长处，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

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都能明显地感到不少的“严肃小说”出现疏离读者的现象。我们并不否认严肃小说在艺术探索和创新方面的先锋作用，也充分理解一部分审美档次较高的读者的需求。但是，以“阳春白雪”自居，以“曲高和寡”自慰而藐视和贬低畅销的大众小说的态度，肯定是不可取的。严肃小说的某种贵族化倾向使之与通俗小说的反差愈来愈大，是令人担忧的。

在我国的传统文学观念中，向来有“雅”与“俗”的分野。重雅轻俗、尊雅贱俗，似乎也成为历代文坛的审美定势。然而，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这样的划分和结局并非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文学演化的许多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常常出现雅俗互补、雅俗合流，甚至雅俗转化的现象。我国文学史中的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几乎都是从“俗”文学的地位转化到正宗的文学“雅座”上的。处在转轨期的我国当代文学，难道不能从中悟出一点具有参照价值的信息和先兆么。

编选这套丛书，我们意在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活跃兴旺起来的畅销小说进行一次动态性的小结，对其良莠优劣作出一定的评估和筛选，以求扶正祛邪、去粗取精、扬长避短。我们的编选原则

是：既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又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既能产生图书市场的畅销效应，又能有较久远的欣赏价值；既能通俗易懂、便于阅读，又能寓雅于俗、雅俗共赏。我们期望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恐怕也是畅销小说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努力方向。我们还殷切地期望，中国能尽快地建设起自己的畅销小说的创作、出版、评奖、研究的种种机制，以求能更有效地发挥其社会效应和艺术职能。

需要说明的是：

1. 本丛书所选作品多出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这五六年间，意在为读者提供最新的、最能反映时代气息和文学潮流的作品。

2. 所选作品侧重短篇小说，兼及中篇小说。一方面是由于丛书篇幅的限制，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对小说“写得精萃些”的观点的提倡。

3. 所选作品均按发表时间前后排列，以求为读者清理出此种小说的演变线索。

1993 年 6 月

选编者序

孟 涛

关于新闻小说，有一种比较开放的说法，把所谓纪实性文学、实录小说和报告文学统称为新闻小说，可以吴亮和程德培选编的《新闻小说 86》为代表。在这里，我采取一种相对保守的说法，把作家对当代的新闻人物或者新闻事件进行小说化的还原性创作称为新闻小说，包括符合这一要求的那部分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我之所以下这种比较严格的定义，在别人看来可能有点费力不讨好，其实为作品的取舍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

依照这个标准，刘亚洲的《海水下面是泥土》和刘心武的《5·19 长镜头》无疑是当代中国新闻小说早期的代表作，前者讲述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后者以一个虚构的人物串起一场震惊全国的新闻事件的悲剧性过程，这两部佳构为新闻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成熟的范式，问世之初即受到广泛的欢迎。可惜，他们都没有借此良机张起新闻小说的大纛，只充当了纪实文学大合唱中一个嘹亮的和声，对新闻小说的发展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虽然如此，面对潮涨潮落、色彩斑斓的当代文坛，新闻小说却显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以其少而精的创作实绩证实了自身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

我们不妨先回到 80 年代初的中国文坛看一看，所谓的“文学轰动效应”的丧失标志着大众对文坛的厌倦和冷漠，在大众的视野

中作家无可奈何地从中心滑向了边缘，于是文坛发起了一场挽救运动，报告文学作为一种传统的经典文学形式和一个文坛新贵所谓纪实文学联手充当了这场运动的主角，在80年代中期显赫一时。但报告文学和所谓纪实文学所带来的“轰动效应”的回归却很难说是文学的成绩，更多的是靠它所报道的社会问题、历史内幕所具有的吸引力和当时读者大众对这些社会问题、历史内幕的热情和好奇。时至今日，当许多作者蜂拥而上炒着同一个内容的时候，热闹可谓热闹，其实如何，天知地知。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新闻小说与时下的报告文学和所谓纪实文学有着迥然不同的精神追求。我们这个世界每天要生产出大量的新闻，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将不厌其烦地对我们进行新闻轰炸，把同一个新闻人物或者新闻事件炒过来炒过去，使你耽于对新闻人物或者新闻事件的“全面”了解的满足之中而不及其它，这可以说是一种新闻暴力。我们拿什么对抗这种新闻暴力呢？小说，尤其是新闻小说。

任何一种伟大的文学都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文学，文学最终关注的对象是个体感性生命的存在，在现代社会，文学通过自身的存在唤醒我们每一个人作为生命的存在意识，使我们面对汹汹的物欲人欲之流而不失人之为人之尊严。新闻小说也一直遵循着这个宗旨，无论是整体性的社会问题还是“一个人的遭遇”，在作家的笔下不存在孰轻孰重的区别，一个新闻人物或者新闻事件一旦进入了作家的创作过程，起决定作用的是作家的叙述方式：小说化的还原性创作。

最近几年的新闻小说创作成绩可以邓贤和方方的两部作品为代表，尤其是方方的作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邓贤的《列车，滑向深谷……》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同类题材的作品，就在于他抛弃了我们处理这类题材的惯用手法，把灾难的血腥和恐怖以及一个个无辜者的不幸遭遇真实地展现出来，使人们从听惯了的英雄主义

的声音中听见另一种同样真实的声音，从而唤起对生命的尊重。方方的《冬日苍茫》可以说是新闻小说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人性显示了它固有的纯洁、尊严和高贵，同时也暴露了它那种难以理解的暴虐和凶残。

专门从事新闻小说创作的作家并不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不少名家并不排斥这种形式，偶一为之，必为佳作，所以新闻小说数量虽然相对少了一些但成绩却足以傲人。这一点在集中也有所反映。

在过去的几年里，新闻小说的发展从整体来看较为平缓。现在，国家迎来了一个大变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产生伟大的文学，作为新闻小说的热爱者，我期待着新闻小说能有一个无愧于时代的发展。

列车,滑向深谷……

——“1·24”昆沪快车重大颠覆事件始末

邓 贤

引 言

1988年1月24日凌晨1时35分,从昆明开往上海的第八十次旅客特别快车,行至云南省宣威县境内且午至邓家村区段时,不幸发生严重颠覆事故,造成车上人员重大伤亡。事件发生后,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地方各级党政军负责人都予以高度重视。社会各方也紧急动员组织抢救。

该事故有关善后工作已于3月底基本结束。

第一章

1988年1月23日

春城昆明

昆明今年气候反常。

1月的昆明全没有往日的寒意。白天气温常常高达摄氏二十度,桃花已经绽放出点点粉红。时髦女郎们坚持观念更新,整整一冬没有换下裙子。

然而，不祥的干旱也随着炎热露出了凶险的兆头。两个月来热风不断，土地开裂，城市上空终日弥漫着一片灰蒙蒙的呛人的尘雾。

离春节还有二十多天，节日气氛已早早降临春城。街上到处大红大绿，店铺装饰一新，商店纷纷挂出“春节年货大酬宾”、“大优惠”、“大展销”的横幅广告。一街都是彩灯，一街都是汽车，一街都是喜气洋洋的人群，让人强烈感受到龙年伊始扑面而来的商业气息。

这是一座正在走向开放的现代中国都市。

这一天是星期六。

云南某社科研究所青年学者任海坐在一辆慢吞吞的公共汽车里向外张望。他属于那种好静不好动的脑力劳动者，习惯生活在书斋里，因此街上浓郁的节日气氛使他略感惊讶。他是到火车站赶火车的，他要到广州去参加一个有关婚姻家庭的学术讨论会，临出门，妻子突然兴冲冲地对他说，她还存有半个月休假。但是看到丈夫面呈难色，她便悄悄把后面的话咽回去了。丈夫当然听懂了妻子的意思，她没有去过广州，很想同他一道去逛逛。

这本不该是什么难事，任海想。但是春运高峰，火车上成了沙丁鱼罐头，他的硬卧票还是托关系才弄到的，何况昆明到广州没有直达车，乘这趟八十次到衡阳还得转车，她能受得了这份罪吗？

公共汽车终于爬到终点站。这是一座巨大的正在建设中的车站广场，广场空地上万头攒动，远远望去如同一片涌动不息的海潮，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挤在这里赶火车似的。离检票还有一刻钟，任海拎着旅行箱在广场边缘踟蹰，打他走出家门那一刻起，他就开始感到一种内疚，一种怅然，一种无法排遣的自我责备和郁郁不乐。妻子是医生，医生的工作是辛苦的，但是妻子从未忽略过对他的体贴，她何曾因为自己而提过份外要求？但是今天，妻子的一

个小小的愿望却遭到丈夫的粗暴拒绝。

对恋人亲热地从他面前走过，小伙子正在说什么逗女友开心，姑娘格格地笑起来。这种情景加重了任海的惆怅。难道火车票就是唯一的理由么？他责备自己，并且茫然地环顾四周。这时，一架刚刚起飞的巨大的波音飞机从城市上空飞过，沉重的马达轰鸣引得许多人都仰头观望，任海看见客机机翼下那颗鲜红的民航机徽。仿佛步出山谷，他心中豁然开朗：让该死的火车票见鬼去吧，飞机不是比那些慢吞吞的沙丁鱼罐头优越一万倍么？结婚四年，索性就痛快一回，算是补上旅行结婚吧！

主意既定，他兴冲冲地将硬卧票卖给了眼前一对年轻恋人。那姑娘戴着一顶桔红色法式贝雷绒帽，绒帽下长着一对盛满幸福和甜蜜的大眼睛。对这样一位可爱的姑娘，任何一位绅士都不会忍心让她去同一大堆臭气熏天的二道贩子挤在一起的。卖掉票，仿佛卸掉一个包袱，任海对自己的豪迈举动满意极了。

推开家门，妻子独坐沙发上，脸上还残留着湿漉漉的泪痕。看见他，她先愣了一秒钟，随即跳起身。接下来的一幕便同许多小说和电影里描绘的一样真实动人，只不过这是生活的真实。任海搂着妻子，咬着她的耳朵轻声说：“明天，我就托人去买飞机票。”

云南某陆军医院女军医盛梅瑛终于同丈夫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离婚。

盛梅瑛是南京人，今年 36 岁，属龙。下乡的时候被招了兵，后来又被保送上军医大学医疗系。丈夫史战是医疗系同学，当时追她追得很凶，就像女同学底下开玩笑说“差点儿追断气”一样。不幸的是连她也不明白，后来怎么会糊里糊涂同意了他的求婚，再后来生下了儿子小石头。

对于史战，不管别人如何交口称赞或者毁誉不一，她是心中有数。她对他了解得太清楚了——丈夫是个伪君子。

史战是北方人，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在他的血液中，天生遗传了农民的自私、狭隘和狡诈。他的步步高升不是因为医术出众或卓有成果，而是靠精明的算计和善于投其所好，以博取领导信任。这种情形，就如同从前骗取她的爱情一样，她打心眼里看不起史战，看不起自己的丈夫，看不起这个又虚伪又委琐的小个子男人。

然而，在中国，离婚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先是史战不同意，大吵大闹，组织上来做调解工作，后来儿子和财产问题又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史战处处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这样就能得到舆论同情和许多实际利益。盛梅瑛咬咬牙，一切权利全都放弃。这样，当她从南京探亲归来，离婚证书上一签字，她就将远远离开他，去独立开始一种一无所有的新生活。

她乘坐的是昆沪八十次特别快车。第九号硬卧车厢。

国家某部驻云南某机要台坐落在昆明市郊一处偏僻的小山沟里。这里四面环山，周围数公里之内既无树木也无人家，一道拉了电网的高墙将机要台同喧闹的城市隔离开来。诸葛琳同丈夫于彬就在这个宁静得只有风和机器声的保密世界里生活了将近十五个年头。

他们都是上海人。不同的是，诸葛琳是上海市区的人，上山下乡到云南插队；于彬则是郊区人，当兵来云南，转业到机要台工作。他们是经人介绍结婚的。老于比诸葛琳大十多岁，但是诸葛琳是知青，只有通过结婚这条路才能跳出农村，因此他们双方都不大挑剔，结婚礼仪办得又迅疾又简单。后来知青一锅端回城了，这使诸葛琳追悔莫及，可是谁又能对未来料事如神呢？

过元旦时，诸葛琳收到家信，被告之上海正在流行一种类似甲型肝炎的传染病，姆妈身体欠佳云云，她就开始心跳不安，半夜里常常吓醒来。

诸葛琳多年没有回上海了，一是家庭拖累，二是出于经济考

虑。但是这次她下了决心。老于不能同行，于是她周到地替丈夫安排好一切生活细节：该买的买了，该洗的洗了，欠人的清了，借人的还了。有人同她开玩笑，说她好像黄鹤一去不复返似的。她光笑。不答。

就这样，等女儿于杉杉一放假，她就托人买好火车票，迫不及待地奔火车站来了。

昆明市光明衬衫厂女缝纫工张翠兰是个时间观念很强的人，上下班准时得跟机器一样。这并不是说她要干什么大事业，她的全部生活都是为着浇灌一株幼苗，拿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切为了儿子早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儿子竞竞今年才7岁，但是却早已显示了与众不同的天才。他3岁能背唐诗二十首，到4岁就增加了一倍。长到5岁，父母满怀希望送他到市少年宫参加选拔，一选就中，从此被收进音乐班学弹电子琴。去年参加全市少儿电子琴比赛，夺得鼓励奖，奖品是一架电动玩具。

张翠兰两口子都是老知青，该念书的时候放了野马，到成材时自然信心不足。但是儿子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在儿子身上，童年熄灭的理想之火在熊熊燃烧，青年失落的青春之梦在变成现实，总之，儿子是父母光辉灿烂的未来。因此，电子琴比赛发奖仪式一结束，他们便认定，儿子长大是个音乐家。

从此，他们更加省吃俭用，不惜血本为儿子买了一架日本进口的“雅马哈”高级电子琴。如果说儿子是他们的一切，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儿子也就没有他们的一切。

偶然的一次，厂里有人聊天时对张翠兰说，你干吗不送竞竞去上海拜个老师，说不定人家会收他进音乐学院深造呢。你看某日电视上不是有个9岁的男孩么，选到国际上比赛，回来捧了块饭碗大的金奖章，连国家主席李先念还亲自接见呢。说者虽是无意，只图

讲得愉快，听者却因此动了真心。这也难怪，父母望子成龙本属人之常情，但许多人因此“龙”迷心窍，便不免做出许多荒唐可笑的蠢事来。

经过数月筹划，儿子学校一放假，张翠兰就买了两张到上海去的硬卧火车票。

第二章

23日下午：

5时—6时1刻

昆明火车站

春运刚刚开始，昆明火车站广场就变成喧嚣满溢的低洼湖泊。南来北往的旅客源源不断地汇聚到这里来，高音喇叭一刻也不停止尖声叫喊，治安执勤的警察和联防队员猛增了三倍，站台工作人员由于精神过度紧张睡眠不足因而肝火大增。一列严重超员的客车尚未出站，另一列超员更加严重的客车又拉响汽笛开进站来……

这就是中国昆明，1988年新年伊始的火车站的情景。

江莉从陌生人手中接过那张薄薄的小纸片来，反复检验，直到确信不会上当受骗，才让唐敏付了钱。这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运气，这些天，甭说卧铺，就是硬座也得排通宵，否则就请到过道上“硬站”。老天有眼，从成都出来第一站就分到一张卧铺（并且不用出高价），这对年轻的新婚夫妇觉得自己走运极了。

“唐敏，咱俩可以轮流睡觉啦！”江莉高高兴兴地说。

“不成，乘务员晚上要查铺的。”年轻丈夫常出差，对卧铺上的规矩了如指掌。

“你藏起来不成吗？”妻子天真地认为躲过查铺并不难。

“藏起来？嘻嘻，藏在你怀里吗？我又不是吃奶的孩子。”丈夫

戏谑娇妻。

“你坏！坏！……对啦，说正经的，我来装病，你就说照顾我。”妻子眼睛闪闪发亮。

“这倒是个办法。”丈夫柔情地望着妻子，忍不住对她挑逗：“你害了什么病呢？得让我想想……对，你怀了孕，并且不适应，孩子在肚子里乱动。这样，我就非得同你在一起不可啦。”

妻子早红了脸，一双拳头在丈夫肩头上擂动，然后忍不住自己也笑起来。路人望着这幸福的一对都啧啧羡慕。

但是，唐敏的小聪明从一开始就不幸遭到挫折。一个长着三棱眼的中年乘务员打量过江莉之后，断然阻止了唐敏混上九号硬卧车厢的企图。对于常年在外见多识广的列车乘务员来说，什么样的把戏能逃过他们那双锐利的眼睛呢，唐敏无奈，只好依依不舍地回到自己的三号硬座车厢去。

云南省某有色金属公司人事处长汪天亮，在开车前半小时才钻进小轿车赶往火车站。他预订的是软卧，乘软卧尽可以从容不迫地上车，不必担心有人来同你抢座位。

老汪属于那种又光又滑四通八达的“老人事”，多年的官场风云和政治动荡早已把他的性格和外形都磨得圆圆的，酷似一只大鹅卵石。好在老汪很知足：人事处长不是可以抵大半个经理么？

到了火车站，司机将他送上车，软卧旅客是从另一端特设的高级候车室进站的，所以不用站队。老汪在车厢里望着窗外磕磕碰碰好像逃难一样的人流，不由得挺了挺大肚皮，一股豪情油然而生。

他怎么能不为自己的优越地位自豪呢？在中国，有官便有一切，即使你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老板，你有资格上软卧车厢而少挤出一身臭汗么？

很快，门外又进来一个拎旅行袋的旅客，来人是个瘦子，穿中山服，与穿西装的胖子相得益彰。通过互相递烟，又客客气气寒暄，

他们彼此很快熟悉起来。老汪知道来人姓乔，滇南某锡业公司党委成员，也是人事处长。

不久，车站响起预告开车的铃声，铃响三遍之后，站台上仍有未能上车的旅客，有人还试图从车窗强行往里爬。这种不遵守纪律的现象使软卧车厢里两位人事干部很痛心，也很感慨。

“依我之见，是中国人太多了。”老汪抽着烟说。

“我认为，其实是人多难办事。”老乔不抽烟，喝着茶说。

江西个体户刘知獐、辛纯、邹运宽和陈阿大头次结伴来昆明搞长途贩运，旗开得胜，腰上的牛皮腰袋都塞得胀鼓鼓的。春节临近，相约返家，托人买的飞机票。不料几天前重庆民航客机失事，机上乘客一百多人全都变成骨灰，于是四人中有三人临时改变主意，提议退机票乘火车回家。火车票买的高价，硬卧，每张多加四十元。

候车大厅里，有许多公安和戴红袖套的业余警察在执勤。喇叭里说要检查易燃易爆违禁物。他们每人拎了两口皮箱，被业余警察盯上了，叫打开检查，众人不服，就吵起来。结果招来几个戴国徽大盖帽的公安，皮箱打开来，查出几十条“阿诗玛”香烟。香烟当然也禁止贩运，带到值班室教育一顿，香烟没收，四人险些被拘留一天。

骂骂咧咧上了九号硬卧车厢，都窝了一肚子火。烟买的高价，原本打算带回家过年，当然也不排除顺便捞一把。现在可好，没收得干干净净，四个人越想越气，都愤愤地歪倒在下铺闷头吸烟。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妇女走过来，牵个小女孩，见自己的铺位被人占着，也不说什么，就在过道的折叠椅上坐下来。不一会儿又过来一位带小男孩的女军人，见下铺的人歪躺着，就操一口悦耳的普通话对他们说：“同志，请你们给让个地方，好吗？”

辛纯瞪起一对牛眼，蛮横地说：“这是我们的铺位，我们不高兴让。”

女军人掏出车票耐心地说：“我的票是中铺，我们不能老是爬

上爬下，对不？大家同一趟车，应该互相体谅嘛。”

陈阿大梗着脖子，粗声粗气地嚷道：“不让不让，谁来体谅咱们啦？现在的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女军人生气了，说：“你们究竟讲理不讲？我去找乘警来评评理！”

四人一齐嚷道不怕。戴眼镜的妇女息事宁人，把自己的座位让出来给男孩子坐。女军人不肯妥协，涨红脸去找乘警来。乘警没找到，却找来列车长。列车长把四个不讲理的家伙教训一顿，等她们都有了座位才走开。

这样，在九号车厢的方格里就形成两条敌友分明的阵线；孩子亲热玩耍，母亲轻声交谈；四个个体户挤做一排，呼哧呼哧吸烟。

沪昆三组列车长老吕跟往常一样，开车前忙得不可开交。春运期间，列车长的工作更是头绪纷繁；列车严重超载，超载旅客的生活服务包括安全问题提到了首位，列车治安也不能忽视，易燃易爆物更可能酿成大祸。接踵而来的还有各种熟人各种关系走后门上车问题，解决卧铺票问题等等。总之，这里的每一个问题都能让列车长喘不过气来。

沪昆三组是个清一色包乘组，用广告语言来说，就是“男人的世界”。全组年龄最大者 59 岁，最小的才跨出中学校门不到一年。老吕对自己这支和尚队伍很满意。自从实行责任承包，服务同经济挂钩，全组人员积极性很高，出勤率一直居乘务段之首。没有老娘们，少了许多婆婆妈妈的事。

他好容易脱身走到月台上喘口气，蹲在花台边上抽支香烟。站台上凉风习习，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昆明这鬼地方，还没过年就热得跟上海 5、6 月天气差不多，真叫人受不了。这趟车出来，上海正在下小雨雪，预报说气温只有零下二度。他深深吸进一口烟，想起上海正在流行蔓延的甲型肝炎，心里不由掠过一丝忧郁。